

2010年8月10日 星期二
编辑/徐礼军 校对/李翔

网事

情事
▶C04版

影视
▶C05版

新知
▶C06版

连载
▶C07版



非常网闻

妻患重病无钱治 丈夫抢劫获轻判

判决结果惹争议

郎计红，河南省辉县市吴村镇邓城村人。2009年11月2日，他进城找朋友借钱。之前，他已经踏进6个家庭的门槛去借钱，可一分钱都没有借到；这一次，他依然空手而归。

次日晨，等候在中国人寿辉县分公司一楼楼梯口的郎计红，从刘某的手里抢过提包，夺路而逃。

当天下午，警车停在郎家门口。郎计红将藏在柜子里还没有焐热的钱交给了警察，自己随即被警察带走。

邓城村的很多村民说：“计红平时可老实了，出这样的事儿，是因为他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。”

几年前，郎计红的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；2004年出生的儿子，患有先天性斜视；2006年5月，其母因心肌梗死去世，欠下了四五千块钱的外债；当年冬天，妻子施新红被诊断为肾衰性尿毒症。

由于无钱给妻子换肾，从2007年3月开始，郎计红每隔三四天就带着妻子到医院透析一次。透析一次需要近300元，并且每10次需要花上千元换一次血液透析器。

郎计红拼命地干活挣钱，但微薄的收入还是不够透析花费。不得已，他只有向亲戚朋友借钱，案发前，已经没有人愿意再借给他钱。

“为了她，我任何事儿都可以做出来，吃再大的苦我也不会说什么，只要能把她病治好，我付出啥代价都愿意。”郎计红说。

根据《刑法》对抢夺罪的量刑以及郎计红抢夺的金额，应该判处其3年以上、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但法院只判处郎计红有期徒刑3年、缓刑5年，并处罚金2000元。法庭认为，这一判决结果体现了《刑法》“宽严相济、罚当其罪”的原则。



郎计红靠收木材挣钱给妻子治病。

网友热议

Babybridge: 法律是严肃的，这名男子应该受到惩罚。但同时，他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动。

紫茄子: 支持轻判，法律应给老百姓一个从善的价值观念；如果重判，那才是逼人于绝路呢！

稀客: 考虑到他的犯罪动机，应当轻判，但是应当在法定

刑的范围内轻判。否则，就会给人们这样的错觉：你要是遇到类似情况就去抢吧，法院会判得很轻的。

甘南: 这个人连300元都没有，哪有2000元交罚款？可怜啊！

雨来: 中国的社会保障有待大力加强，公平生存与发展是社会应当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。（新浪网）

非常网文

字对字说

忙对忘说: 我就纳闷儿了，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，你的心咋那么大呢？

口对回说: 亲爱的，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，咋不说一声呢？

免对免说: 你下回上厕所，擦干净点儿行不？

力对办说: 牛气啥呀，有钱就拎俩包出来瞎晃呀？

可对哥说: 孩子他妈，别太惯孩子了，老拿脑袋顶着孩子，你不累呀？

木对森说: 几天不见，哥几个玩上杂技啦？

卓对桌说: 碰上大忽悠了吧，好好的，咋架上拐了呢？

平对苹说: 哥们儿，用点儿好洗发膏吧，瞧你脑袋脏的，都长草了。

日对日说: 哟，我说朋友，几天不见，你咋胖这么多？

驴对马说: 大兄弟，跑得快没用，赶紧把户口上了吧！

月对肖说: 姐姐，快点儿告诉我，哪儿能整这么酷的发型？

孝对教说: 有点儿文化就想办班教人哟？

汤对烫说: 哥们儿，快些回家吧，你们家后院起火啦！

丑对妞说: 好好地和她过吧，咱这模样的，找个女人可不容易啊！

邪对阪说: 咋整的，耳朵都长反了？

阪对那说: 还说我呢，你的牙和耳朵都长一块儿啦！小卫 荐



12米长巨鲸喜欢让人挠痒。（新华网）

网络趣图 大与小



绒猴不算世界上最小的猴子？（中国新闻网）

非常网文

丢了身份证 后果很严重

我出差坐火车，不小心把身份证弄丢了。本以为有时间再补办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了，所以也就没太着急去补办。经历了几件事后，我才真正认识到：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丢钱、丢人都可以，就是不能丢身份证！

★一天，我去邮局取稿费。以前带身份证取稿费时，服务小姐根本不看我递过去的身份证。这次我心虚，便事先声明：“小姐，我的身份证丢了。你瞧，今天取稿费的还是我，不会错的。”

坐在电脑前的美女一愣，随即睁大眼睛端详了我半晌：“嘶——那可不好办喽！谁能证明汇款单上的收款人就是你？”

“上周二我还来了嘛！”我赶紧忙赔上笑脸。

“上周二是上周二，今天是周四！谁知道这一个多星期你换没换？！”

“……”我无言以对，愤然离去。

★一天，我接到电话，下午两点要去学校开家长会。推开学校大门，门卫老头拦住我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“开家长会的。”“身份证？”“丢了。”“没有身份证瞎逛啥？你以为这是超市啊？这、是、重、点、中、学！”老头提高了嗓音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开个家长会也要身份证？！”我觉得门卫老头在故意刁难我。

“当然需要！这年头学生花钱到劳务市场雇个爹来开家长会的事儿还少吗？”门卫老头瞧外星人似地打量我。

“大爷，你看我像是从劳务市场上雇来的吗？”我指着自已的一身名牌服装说。

“劳务市场上来的主儿也不会举着牌子或脑门上写字啊！”老头急了，摘下了老花镜。

僵持了40多分钟，门卫老头才放我进去。我刚迈进校门，就见一群家长从教学楼里出来了——家长会散了。

★晚上，在广场的大排档上和哥们儿吃烧烤。几瓶啤酒下肚，我有些内急，便跑向公厕。

“站住，身份证！”厕所门口，收费员老大娘拦住了我。

“大娘，进去撒泡尿还要什么身份证啊？我又不是不给钱！”我实在是内急得不行。

“那可不行，上边儿有规定，不让外地人在这儿方便。”老大娘虎着脸振振有词。

我一抬头，看见公厕上方有一横幅：“严禁闲杂人等在公共场所便溺！”

实在是憋急了，我就趁她不注意，闯进了男厕所。

我正宽衣解带，就见老大娘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她扯着大嗓门冲十几个蹲位喊：“没带身份证的那个小子，你给我出来！”（钱国宏）

本版图文整理 杨文静 张广英